

黃鼎，張  
馮予，黃  
丁聰，張  
爲常務  
席致詞  
當中佔

分會，有四川  
分會，西安  
分會，桂林  
分會，華南  
分會，華南  
分會，本埠設  
立廣州，廣  
州淪陷後，  
會務就完全  
停頓。最近  
葉予自桂林  
到香港，乃  
籌備組織香  
港分會，日  
前假座星島  
日報圖書室  
舉行成立典  
禮。到會的

蕭伯納在七  
八年前曾來過  
上海，不過，  
在當時大家對  
他很生疏，只  
有幽默大師林  
語堂爲了一幽  
默一關係，出  
過一期特刊，  
蕭的劇本華倫  
夫人之職業譯  
出已經很久，  
能够懂得去讀  
它的還不過是極少數的  
幾個人。

蕭伯納的情人是誰？  
不是他的夫人夏綠蒂女  
士。他生於英國威爾斯，可

同一位叫華特的畫家結  
了婚又忽忽地離婚了，  
不久就嫁了同業瓦地爾。  
一八六七年她在倫敦  
獻演莎翁名劇威尼斯商  
人和羅密歐與朱麗葉，  
開始以卓越的成績立定  
她藝術上的基礎，隨後  
她在倫敦，在紐約，到  
處給人遺留下許多難忘  
的印象和纏綿的情感。  
這其間，她公演過許多  
蕭翁的名劇，由於這些

對於蕭伯納的幻夢，終  
於有一回，在上分偶然  
的機緣上，他們開始  
響了三十年「紙面戀愛」。  
那是一八九二這一年  
蕭伯納擔任世界什志  
的音樂評論編輯，有  
一天，愛蘭小姐給總纂  
耶夫一封信，說她要爲  
一位歌唱的朋友，向他  
們徵求對歌唱藝術的  
善意的評論。蕭氏特地  
爲那歌人跑了一趟去聽

# 人情與納伯

## 春夜談鬼

· 寡人著 ·

十  
鬼手

馬公亮少時讀書窗下，忽有大手如扇自窗外伸入，馬以硃筆在其掌中大書一化字，窗外鬼大呼，手不能縮，迨且視之，已化爲血水一灘，有異臭，移庭中與桌同焚，在日光下尙吱吱作聲，後遂無再異。

(五六)·著實秋·

「這世界是個大海。」你去吧，天涯海角，不知幾時才能回來？不過我也有我的打算，我把你撫養到這麼大，已經二十個年頭了，算是我為國家栽培你的。現在你去了，仍舊把你歸還給國家。」正說到這裏，屋頂的飛機聲，傳播在天空里，攪動了人恐怖的情緒。他又繼續著說：「一航，你聽着，飛機又在上面了，你想覆巢之下，還有完卵嗎？東省有多少萬約家庭，因為耽於安樂，為捨不得一個家，要享受天倫的樂趣，在東省淪陷以後，他們終於不能安樂，他們終於不能享受天倫的樂趣，他們終於離開了他們的故土了。所以要保持家，却要先保持他們的家國。你去吧，我毫不感到留戀，為你自已保重，為國家珍重。不過我有樁事知照，當你到嘉興的時候，千萬別忘記，到東門外六號船，去看看你的姑母，順便你告訴她，我在上海還很好呢。假如她在嘉興過活很難的話，我不如叫她，喔！你還有個表妹在那哪，你就叫我們一齊到上海來住到我這裏來吧，你去了以後，我更寂寞了，反不如叫她母女倆到上海來，讓我們兄妹團聚在一塊，互相有個照顧，你那表妹也好料理零星的家務。有一航，你記着，別忘記！」說着，他的喉音，已有些兒嘶啞，老淚拖在鼻間，那張慈祥的臉，滿露着孤寂的清姿。高一航也淌着眼淚，嗚咽着說：「爸爸，我生在這樣一個太時代，這是給我一個受苦難的機會，我誠然不忍離開你。因為你老了，我應當侍奉着你。但這社會這個黑暗的社會，磨練得我夠了。它既磨練我，我非要到這里面去陶鑄。現在國家已危難到如此地步，我也不能苟安在家了。」說着他竟跪了下來，嗚咽着說：「爸爸，你就原恕我的不孝之罪罷。從明天起，這世界是一個大海；一個人生的大海，我將駕着我的人生之舟，在這大海中飄蕩，這支人生之舟不知把我帶到那里去，天涯海角，我將散播我的生命的種子，為民族發揚起復興的光芒。」說着他站了起來，一方面他好像是懺悔他不能報答養育之恩，另一方面，他又像發誓一樣，血盟他以身報國的忠誠。

試

她的歌唱。回來秦把他見寫成一篇透關的愛了，寄給愛蘭小姐。受了這封信深地感便一天來很密的通信熱烈的清談，再也用不着紙的手。

一次接觸了她，那是在勃拉斯龐一劇演出的第一夜，我在儀式上吻她

而，可  
閒也，  
遇，耳  
依然，  
宙之  
土也，  
遙見  
間燈  
地美  
明窗  
言說  
，不  
，便  
，或  
友朋

以前，在我過着獨身的流浪生活的時候，每當黃昏時分，常感枯坐之鬱悶與無聊；於是不得不到外面路上去散步，尋取清靜和幽閒。然可憐得很，清靜幽只是暫時偶然的遭耳目中擾擾攘攘，一片煩囂；甚感字大，無有一方清淨。

與窗外的情景相差幾何呢？窗外行人，即儼沒有意外的爭擾，而祇像我一樣安靜地度日，那也不過是一路清甜味。現在，現在我居然也有一個家了，我以前所羨慕而感到溫暖的晚間的明窗，也有了一個；可是，明窗之裏，人生意味究竟怎樣呢？窗裏也是爭爭囂囂，沒有安靜。

嗚呼，真是偌大宇宙，無有一方清淨土也！在窗外者只以為窗裏安謐，在窗裏的却又頭漲欲裂，其實窗外窗裏，仍然是一般人物；馬路上有攔抓手剎衣裳，房間裏正多陷害蔽竹橫。人生意味原來如此而已！

• 王耿收。

糴米作詩

廣東中山縣大  
原因跟上海一樣  
國積居奇，苦  
然是老百姓。  
仙根先生對此  
關切。據李先  
說：「聽取鄉

白・此外便一無

於是與論議起了一個上海  
某夫人討這綢緞，個上海  
要帶到鄉下來，提一籃  
挑簍，手不能掩鼻而  
過。見露天茅道，還拉屎  
。看這副人樣，挑糞下  
。像她這副人樣，挑糞下  
。真叫人是死（屎）了  
。前後都是死（屎）了  
。前人就沒思前想後，  
。他們就過，後論，周  
。小怪，無，奔相，告，至  
。戲，種，瓜，無，奔相，告，至  
。麥，種，瓜，無，奔相，告，至  
。果，刺，如，無，奔相，告，至  
。農，家，可，觀，學，如，紡，織，成，績，於  
。逝，工，年，餘，來，反，家，主  
。管，苦，幹，短，襖，推，掩，其  
。掉，旗，衫，換，短，襖，推，掩，其  
。提，出，難，婚，之，不，田，反，家，主  
。非，嫖，因，臨，作，之，田，反，家，主  
。小，怪，無，奔相，告，至

我的太太藉

其誠，合以批把孩儺  
把人在內，抑且連帶與我  
所讚美者，非惟洞底  
善於捉狹，笑說：「大  
肉甚佳，甚佳，水份充  
山貨色如何？」答以「洞  
把少飛問曰：「客以洞  
輩相較，少飛年端節，  
還記得前年端節，

田舍郎著・二〇〇

「嘿！」烈英把流金的手打自己肩膊上拉下：「看你還像傢伙，休息的地方多着，別的地方不去，偏要上這裏來，這裏是什麼地方！」說着，她好像又在發脾氣。流金可不以為意，仍舊的泰然，笑一笑說：「你說這裏是什麼地方？」他那一隻右手開始鉤着烈英的頸項。

「壞地方！壞地方！」烈英斷然回答，眼睛虎視着牠。又把牠那鉤上頸項的右手拉下，担起身邊，狠命的掙了幾下，再把他打自己拳頭，推了開去。幾分鐘，她乘勢往床上一倒，頭擱在摺疊着的被褥上，裝着假，皺起眉頭，「啊啊啊！」哼唧着，撫摸着被捉過的地

「我有要緊話同你說！」

去，反而身子一掉，險些向窗去，表示決絕不理睬他的樣子。可是烈英不掉轉身去望窗外猶可，一望窗外，便有一幕鑒於告人的活劇顯現在她眼前。原來這間房間的外面正是天棚頂，望到對面那排房間裏的情形，毫無遮攔，況且對面那些房間，差不多都未拉下窗簾。這幕活劇就演出在正對面那房間裏啊！主角是一男一女，是這樣蒼天白日的呢，就是毫無顧忌的，烈英看得分明，那男的連襯衫都脫掉了，正在七手八脚，幫那女的解旗衫的鈕扣，這算什麼，這算什麼？真是，真是看了叫人臉紅的事。那個男和那個女，還都像唸書學生子哩。男的穿著件藍紅色，繡着兩個外國字的運

得十分健全的胸脯，看

這般好呵！——感傷着。

在很快的時間裏，那女的旗袍的樣子像府綢的短袖襯衫。露出了看清楚的容貌，但不可能，那女絲垂着掩遮了她半張臉。沒被遮個臉龐是被經過烤炙似的紅，慾燒呵。烈英不堪再看了。正待回的時候，却正撞着流金的肩，「呵？——流金！——沒什麼？」亂的答一句想掩蓋過去，可是流烈英拉開，眼睛湊近窗子去。——正是他所熟識的，便大聲喊了，

多十六七  
絲帶小姐的丈夫的

袍已經在雪白的英想看一遮掩的一那長長髮惹火的熱上回過臉來一看什麼烈英已把流金一呀，該的男女和了出來。

愛蘭，她不但始終做別人的妻子，她還離婚，改嫁，（她最後的丈夫是詹姆士卡留，）還做了母親，做了祖母。然而羅並不礙於他們的戀愛，他們儘管每天天地互寄着情挑的情書，三十年間除了「紙上戀愛」。却祇有兩個交融的藝術生命。

講說：「我們彼此的往還，雖然距離很近，祇要一先的馬車很近，可往來，但我們向來不曾祕密會過面，我唯有

庭誼友柑庭足蘇芭女知

春天

隨筆

(五) 陳亮

我的太太蘇綠姑蘇洞庭，與譜兄少飛年端同鄉，還記得前年端午節，友輩相敘，少飛家吃白鮑，把少飛問曰：『白鮑庭山色如何？』客以『肉色甚佳，味甘，水份充足，甚佳！』笑說：『蘇善於捉猴，笑說：『亮所讚美者，非惟洞庭枇杷在內，抑且連帶洞庭枇杷在內，』合以枇杷核鄰

其誦，合以枇杷核鄰

上海打仗，未曾  
面目，上海人  
面與上海人  
我，本農家  
下飯，就要  
可憐我這位  
漫了頭髮，  
休說剃頭，  
計，力不勝  
草漢行的輕  
海變外林  
鄉下却就變  
廢物。除除  
高蹺鴉東戲  
伊呀呀一

世居上海，完  
老婆帶到鄉下

[illegible]

提出離婚之議，反能脫

觀以穰太鄉出的，調一，了冀下屎鼻而，

一人，市助，此驚戲萃麥果農逝管，

亦生耦歸破，亮，小一種子割斐家，

爲乎，返屋老一也我怪。瓜，稻然工一苦

最。鄉故三家且愚不，無，如，可作年幹

然土居候果處得奔怪創創觀之餘起

而此泥設，有被，不相成山車，學來

其乃堪無一田棄得手告爲一，紡，歲

子後畢天護敢於此稱。之拿如如成對

突圖我災書敢都內變至大手戕播，續於其